

東

華

錄

東華錄

天聰五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天聰四年庚午

明崇禎三年

春正月辛巳朔大兵至榛子鎮城內舊未

設官以書諭其居民降遂至沙河驛道達海等及陣獲總兵麻登雲招降城中革職遊擊卜文煥率驛官生員耆民等來降抵櫟河駐營壬午至永平十旗兵環城立營上率諸貝勒環視攻城處是夜前哨擒一人來獻言劉興祚與袁崇煥同來永平率其所攜滿洲十五名蒙古兵五百名欲往沙河間大兵將至永平故不赴沙河直趨近邊之太平寨時喀喇沁載所掠之俘途次會食劉興祚襲斬五十級令我等二十人攜二十級赴城中道官鄭國昌處請賞上集貝勒大臣議曰朕思擒劉興祚勝得永平彼忘朕如

許恩養竟爾詐逃上天譴責仍被我擒未可知也遣阿巴泰濟爾哈朗率兵五百追之癸未阿巴泰等見興祚趨山海關阿巴泰圍其前濟爾哈朗躡其後陣斬興祚及眾兵生擒其弟興賢軍士掠興祚衣服裸而棄之庫爾纏殮以衣奪軍士被覆之以席裹瘞焉上命碎其屍以徇令副將阿山葉臣選部下猛士二十四人乘夜攻永平諭曰登梯時須令四人先登每旁各令二人立次令四人速登又次令十六人絡繹而登繼此則爾阿山葉臣親登令每旗官一員率兵一千助之並示以應攻之處甲申寅時薄城樹雲梯冒矢石槍礮奮戰俄城上火藥暴發敵兵在北面者自焚擾亂我兵遂登將明上下令軍中曰敵兵歸順者毋妄殺眾軍勿下城環立城上待天明明兵備道鄭國昌知府張鳳奇推官羅成功仰藥死同知魏君謨參將楊春革職武官焦慶延越城逃知縣張

養初戶部郎中陳此心革職太僕寺卿陳王廷兵備道白養粹行人崔及第戶部主事白養元知縣白珩遊擊楊聲遠永平衛掌印陳清華盧龍衛掌印王業宏東勝衛掌印陳延美革職副將孟喬芳楊文魁參將羅輝都司高攀桂皆降及旦上命達海麻登雲等執黃旗於城上諭軍民薙髮遣濟爾哈朗薩哈廉入城安撫人民察驗倉庫丙戌上率諸貝勒入城環視街衢出東門官民擁道環跪呼萬歲命濟爾哈朗薩哈廉統兵一萬守城擢白養粹爲永平巡撫以孟喬芳楊文魁爲副將領本城汛兵丁亥上統師向山海關移營

謹案通鑑輯覽大軍分兵向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甯昌黎皆不下實錄不載山海

戰事鎮守永平兩貝勒令開城門縱莊村百姓還家戊子阿巴泰岳

託豪格率孟喬芳楊文魁楊聲遠自永平來見上召喬芳文魁

聲遠酌以金卮諭曰朕不似爾明朝之君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各

吐哀曲飲食同之三人奏曰臣等在明不但不能進見朝廷卽親近之人亦難見也已丑先是大兵克永平明兵潰遁者俱入昌黎縣至是命敖漢奈曼巴林扎魯特兵攻之時鎮守永平兩貝勒以書招永平所屬州縣臺頭城副將王維城鞍山堡千戶錢奇志遷安知縣朱雲台俱乞降灤州革職守備李繼全州同張文秀建昌參將馬光遠來歸令繼全仍爲守備升文秀知州光遠副將是日敖漢等部貝勒自昌黎奏報蒙古兵豎梯攻城爲敵兵推墮城不能克上遣達爾漢喀克篤禮顧三台雍舜四將領兵千人往晝夜進攻仍不克壬辰先是上欲攻取撫甯置有梯盾至是自撫甯移師抵昌黎癸巳樹雲梯攻之將登敵人滾木擂石槍礮齊發火燎梯折復移挨牌近城下欲鑿其城而乏鋤鏝代善遣人以不可攻奏詔罷攻還駐永平河北岸丁酉命固山額眞那木泰和碩

圖圖爾格願三台各率本旗兵往灤州諭曰汝等往視情形若城內人民效順便可入城若猶抗拒以計圖之不可圖則以梯攻如城中兵力尙強不得遽攻當卽回師又令遊擊高鴻中庫爾纏率十人先往誘令開城隨麾大兵入分城中房舍滿洲漢人各居其半籍庫銀四百七十兩倉糧一萬九石戊戌鎮守遵化貝勒杜度奏明馬兵五千來攻遵化敗之殺其副將一獲駝五十馬千四百七十庚子 上自永平移駐三屯營城西山先是三屯營漢兒莊喜峯口潘家口洪家口俱歸順至是復叛明楊總兵領兵二千夜進三屯營 上命持書招降不從因焚其城外廬舍達海穆成格石廷柱等收復漢兒莊率城守遊擊守備各一員來見 上曰爾等雖云歸順朕猶未信爾等兄弟子姪及城中士人或隨我往遵化同居或令我兵入城駐守二者孰便遊擊對曰 皇上發兵

駐守眾心始安遂命阿巴泰率兵偕達海等往分撥房舍畱軍士
駐防辛丑貝勒杜度奏喀喇沁布爾噶都爲明兵所圍我兵擐甲
往布爾噶都已擊敗敵兵擒副將丁啟明並遊擊一都司二生員
一上聞有明兵至今軍士皆整厲弓矢比往視明兵俱立柵駐
營諭八旗列礮以擊上登南岡閱戰舉礮畢直入毀其營斬殺
殆盡擒一守備至訊之云係北京兵共八營副將八員遊擊都司
各十六員兵部侍郎劉之綸率領而來之綸在山上營中遂令代
善圓山招之綸降不從攻破其營殲之之綸遁石巖中總兵官冷
格里子穆成格射殺之是日敗明兵七營止一營乘夜遁去壬寅
上以馬蘭峪旣降復叛自遵化移兵令八旗列礮及藥箭攻城
西北面火然城西角樓環城房屋及鄰近望堡俱焚之丙午上
欲與明修好以婉詞致書令喀喇沁蘇布地作爲己書奏明主遣

其部下人持往庚戌先是獲明革職道員馬思恭贍養之擢爲遵化巡撫令管理附近歸順人民其孫壻乃薊州中軍乘我軍趨北京後以尋妻子來奔遵化英俄爾岱察令完聚俱付思恭思恭潛遣往薊州報云遵化城中無滿洲精銳止餘傷殘兵丁且亦無多薊州張總兵遂率兵來圍遵化至是令諸臣鞫訊擬死命革職爲民以卹中賈維翰署巡撫事是日鎮守永平兩貝勒奏樂亭復叛又聞祖大壽族人在永平三十里村內遣人取至內有大壽兄子一人及其子二人親戚三四人給房屋居住並監守之

二月辛亥朔謂羣臣曰昨攻取永平城副將阿山葉臣與猛士二十四人冒火奮力登城乃我國第一驍勇人上天眷佑幸俱無恙召伊等來見朕心愴然幾不能忍此等猛士與薩木哈圖巴圖魯及他處先登驍勇出眾之人已有旨後遇攻城勿令再登及攻昌

黎縣薩木哈圖又復與焉以後此等猛士不必再令攻城如此有功之人但當令在諸貝勒固山額真左右遇眾對敵之時令其同進若彼欲自攻城亦當止之卽廝卒中有一二次先登立功者亦不可再令攻城甲寅召麻登雲賈維鎬楊文魁孟喬芳楊聲遠臧調元賜宴諭曰明國君視如許將士之命如同草芥常驅之死地朕屢遣使議和何竟無一言相報也麻登雲對曰明國君幼冲執政者又復不忠各圖自保護和之事懼不敢奏奏之而聽固爲善矣一不見聽親族誅滅故不敢言上曰若然是天賜我機也豈可棄之而去但駐兵屯守民不得耕耨何以爲生朕心惻焉己未遣書明帝曰滿洲國皇帝致書明國皇帝邇者師旅頻興互相誅戮生民罹禍實甚欲盟諸天地共結和好使兩國子孫軍民奕世獲享太平不然何時止息兵戈以幾治安耶故特遣使持書

議和惟明示之又以書諭錦州各官曰我屢欲議和爾主不從將卒之勞苦民間父子夫婦之離散田野之不得耕耨悉置不念視將卒如草菅銳意攻戰汝國豈無智者當自思之又以書遺明國諸臣曰予欲罷兵通好共享太平屬使致書而爾等不從目前之役將士誅戮國人創殘實爾自相戕害也前曾六次致書北京議和矣意者以城下之盟爲恥抑以我兵之速退爲幸故不相答耶夫得失者機也天旣假我以機我奈何棄之而去我將於天所予之地耕屯以守爾入府之民豈能安息耕種縱得耕種亦知誰爲收穫耶爾等宜勿膠柱務識權宜今我兩國之事惟和與戰別無他計和則爾國受福戰則爾國被禍何時可已爾錦州官員其傳語眾官共相商榷啟迪爾主急定和好之議可也先時爾諸臣誑君輕戰不允講和者或死鋒鏑或死國法曾有一得免以立

功名者乎子素無詭謀惟以至誠相告如執以爲不可是天運使然吾亦無如之何矣甲子明榆林副將王世選來降 上班師命阿巴泰濟爾哈朗薩哈廉偕文臣索尼甯完我喀木圖率正白鑲紅正藍三旗守永平鮑承先白格率鑲黃鑲藍二旗守遷安以灤州係邊地命固山額真圖爾格那木泰偕榜式庫爾纏高鴻中率正黃正紅鑲白三旗守之又命察喀喇偕范文程率蒙古八旗將士守遵化駐蹕灤河三日論功行賞壬申諭貝勒諸臣曰明之土地人民 天已與我其民卽吾民也以我之人民而加以侵暴則已服之國將非我有他國人民亦無復有來歸者矣宜嚴飭軍士毋侵害歸順之民違者治罪是日 上旋蹕永平新降郎中陳此心謀遁守者執訊論斬 上赦之賜馬二白金二十兩令攜妻孥聽所往○朝鮮貢春季方物

三月辛巳朔畱守二貝勒阿敏等於遼河岸迎 駕壬午 上還
瀋陽○庚寅遣二貝勒阿敏貝勒碩託率兵五千往代守永平四
城阿巴泰等還○永平哨卒報明兵至阿巴泰等令土魯什等率
四十人往探復遣巴都禮屯布祿等以百人繼之土魯什等先至
擊敗明副將張宏謨哨兵追殺十餘里巴都禮屯布祿等續至乘
勝掩殺會伏兵突出擊我軍屯布祿先遁巴都禮土魯什殿後巴
都禮弟課約馬中矢仆徒步走巴都禮且護且戰獲明兵馬乘之
遂得脫我兵傷者約二十人陣殺明兵約三十人阿巴泰等率兵
出永平城張宏謨兵退二十餘里追之不及而返辛卯鎮守永平
兵因取糧草遇開平兵出戰俄羅塞臣等擊敗之○庚子阿魯四
子部遣使來盟○甲辰阿敏碩託等至永平

夏四月壬子明兵攻灤州不克而退○辛酉阿巴泰濟爾哈朗薩

哈廉自永平還師○庚午鎮守永平貝勒奏明馬步兵四千人來
攻大安口吳內格察哈喇盡擊殺之○癸酉 上設宴召大貝勒
代善貝勒多爾袞多鐸岳託豪格濟農額駙哈達格格等至 上
親臨獻觴以壽代善如是者再宴畢辭歸復賜代善馬二哈達格
格馬一代善受賜詣謝 上復乘馬送之○己卯阿巴泰濟爾哈
朗薩哈廉軍還次陽石木河 上遣達海龍什往諭貝勒大臣等
不必遽來朝謁可各回家祭祀休沐在彼已行事務或有所聞消
息卽語來使於是貝勒具述之使臣代奏 上問是役俘獲視前
二次何如對曰人口較先爲多 上曰財帛雖多不足喜惟多得
人爲可喜也○命總兵官楊古利率兵二千略錦州義州

五月辛巳 上出獵○癸未副將孟喬芳遣人報阿敏言陽和明
兵計二千人有遊擊一員選千人統赴撫甯監軍道張春自豐潤

縣統兵一萬亦往撫甯聞造雲梯欲圍永平○己丑 上還宮○

壬辰阿敏碩託等棄永平等處逃歸時明華州監軍道張春四川
監紀官邱禾嘉錦州總兵祖大壽山西總兵馬世龍山東總兵楊
紹基副將祖大樂祖可法張宏謨劉天祿曹恭誠孟垓等於五月
初九日攻灤州我領兵大臣那木泰圖爾格湯古代等各立汛地
仍選精銳出城轉戰屢敗明兵阿敏碩託畏不往援遣圖賴阿山
吳拜邦素伊勒木領兵兩夜襲明步兵營而還又遣大臣巴都禮
率兵數百往援巴都禮等突圍進擊以三鼓入灤州旣而阿敏盡
收遷安縣守兵及縣民入永平府明兵復用礮攻灤州那木泰圖
爾格湯古代等力不能支於十二日夜棄城奔永平會天雨我兵
或二十人或三十人結隊潰圍出遇明兵截戰我兵疾病被創及
無馬者陣歿四百餘人阿敏碩託大驚令察哈喇等棄遵化出邊

遂殺歸降漢官巡撫白養粹知府張養初太僕寺卿陳王庭行人
崔及第主事白養元知縣白珩掌印官陳清華王業宏陳元美參
將羅墀都司高攀桂等盡屠城中民收金銀段帛於是夜棄永平
逃歸出冷口察哈喇等亦棄遵化率兵突圍全軍而歸謹案通鑑
永宗遣將成深州西南之開平營復遷安東北之建昌營與京師聲援方接大軍既歸永宗始復四城是日上方

命貝勒杜度率官兵赴永平駐防庚子聞阿敏等棄四城信王寅
上御殿聚貝勒眾官宣諭阿敏等棄城罪乙巳諭曰前三次軍
還因行閒勞苦凡有所獲悉聽攜去此番將卒棄我所得之城殺
我所養之民將財物載歸其悉令搜出入官惟鎮守遵化將士全
軍而還所獲之物悉免察出

六月壬子命永平退歸貝勒眾臣於十五里外候訊惟士卒得入
城癸丑集眾官諭曰貝勒阿敏等以天所與之城池土地棄之而

來爾等試往問之灤州陷於明人爾守城諸將果全師而來耶駐防永平貝勒及諸將因拒戰而後失永平耶抑出城迎敵不勝而來耶果爾則情猶可恕伊等未見敵兵未曾張一弓發一矢遽爾奔回且不能殿後全軍致爲明人所襲是以明之金銀段帛爲貴而攜之以我軍爲賤而棄之也於是往訊還奏俱服罪甲寅收敗歸諸將自總兵以下備禦以上俱繫之上念士卒陷敵惻然淚下曰明兵兩三月閒何遽如是之強耶彼果有神術變化歟豈朕所付之兵尙寡力不能支歟抑爾諸臣皆懦弱歟夫明國之兵我等豈未見其伎倆耶朕以圖爾格那木泰爲能故用爾爲帥以謂戰則必克謀則必成朕實嘉賴今不死彼處而歸何厚顏至此圖爾格奏曰臣等向力諫貝勒奈貝勒不從乃歸耳上曰貝勒不從爾遂與之來貝勒若投敵國爾亦隨之去耶汝等皆畏敵思家

顧戀妻子耳湯古代奏曰臣等失利分宜死 上曰汝等不能全師而歸陷於彼者敵人殺之至此者朕又殺之於朕何益爾等既攜財物牲畜人口而來何不收我士卒與之俱歸彼等何辜忍令其呼天搶地以死也言念及此何以爲心 上感傷墮淚諸臣無不流涕 上復諭曰師還時有摧鋒陷陣者察奏於是以阿爾津庫爾纏覺善於灤州城內力戰旣出復能殺敵圖賴阿山吳拜邦素伊勒木夜入敵營擊敗敵兵阿拜勸諫阿敏不從釋之以鎮守遷安兩旗官擊敗敵兵鎮守永平三旗裨將止聽從貝勒大臣驅使非能主其事者巴都禮張什八阿福尼愛通阿翁阿岱等曾往救灤州均釋之其鎮守灤州三旗大臣及鎮守永平三旗大臣俱押赴所司聽勘乙卯命諸貝勒大臣及官兵集闕下 上御殿令貝勒岳託傳旨宣諭阿敏罪狀曰貝勒阿敏怙惡不悛由來久矣

阿敏之父乃叔父行當 太祖在時兄弟和好阿敏嗾其父欲離
太祖移居黑扯木 太祖聞之坐其父子罪旣而宥之及其父
旣終 太祖愛養阿敏與己子毫無分別並名爲四和碩大貝勒
及 太祖升遐 上嗣大位仰體 皇考遺愛仍以三大貝勒之
禮待之此其一也昔命阿敏與諸貝勒大臣征朝鮮克義州及郭
山安州直趨王京遣官與其國王大臣盟誓復攜其王弟爲質岳
託言旣已盟誓當卽班師阿敏言朝鮮王業已棄城遁入島中汝
等不往我將與杜度貝勒往住王京矣杜度聞之忿甚語諸貝勒
云貝勒獨欲與我同往是何意也岳託謂濟爾哈朗曰汝兄所行
逆理汝盍諫止之汝欲去則去我率我二旗兵還若兩紅旗兵還
兩黃旗兩白旗兵亦隨我還矣濟爾哈朗力諫阿敏方回心懷異
志已於彼處見之此其二也師還至東京將俘獲進 上之美婦

彼欲納之岳託不可後獻其婦。上命存之阿敏復令副將那木泰求之。上曰未入宮之先何不言之今已入宮如何可與彼不得此婦嘗在外鞅望於坐次有不樂之色復退有後言。上聞之云爲一婦人乃致乖兄弟之好耶遂賜總兵官冷格里此其三也。征察哈爾時土謝圖額駙背所約之地從他道入復不待我兵先回。上怒曰土謝圖既議同往不至所約之地使我與察哈爾構怨而彼實與察哈爾通好是欺我也因與諸貝勒議永弗遣使往彼若有使至亦勿容進見仍厲詞切責之阿敏中途卽遣人遺以甲冑鞍轡且以。上語盡告之土謝圖聞之大驚以書一函遺阿敏又奏。上書一通及使至。上逐之不容進見阿敏私留於家納其書不呈。上覽違背。上諭此其四也。上與諸貝勒議凡諸貝勒大臣子女婚嫁必奏聞阿敏意貪牲畜私以女與蒙古貝

勒塞特爾及宴會始來奏請 上曰初許嫁未嘗與聞宴時何爲來請遂不往後又娶塞特爾女爲妻奏 上云吾女嫁塞特爾甚苦其向塞特爾言之 上曰許嫁時不議於我今女不得所汝自言之可也因此常懷怨憤違背 上命此其五也 太祖在時守邊駐防原有定界因邊內地瘠糧不足用遂展邊開墾移兩黃旗於鐵嶺兩白旗於安平兩紅旗於石城兩藍旗所分住張義站靖遠堡地土瘠薄因與以大城之地彼越所分地界擅過黑扯木開墾會定阿敏一旗罪將所獲之糧入官後又棄靖遠堡偏向黑扯木移住 上見其所棄皆膏腴良田謂之曰防敵汎地不可輕棄靖遠堡地若不堪種移於黑扯木猶可今皆良田何故棄之莽古爾泰言汝違法制擅棄防敵汎地移居別所得毋有異志耶阿敏不能答若此舉動豈非欲乘閒移居黑扯木以遂其素志乎此其

六也阿敏以夢告叔父貝和齊曰吾夢被 皇考垂楚有黃蛇護身護我之神卽此此其七也 上出征令阿敏畱守於牛莊張義站二次出獵又造箭復欲行獵若用此行獵之馬往略甯遠錦州不亦善乎不思急公惟耽逸樂此其八也岳託豪格出師先還阿敏略無款曲之言令畱守大臣坐於兩側彼居中儼如國君令兩貝勒遙拜一次近前復拜一次方行抱見禮至 上與諸貝勒在途安否及班師之故皆無一言問及凡貝勒大臣師還 上乘馬出迎及御座方受跪叩彼自視如君欺陵諸貝勒此其九也永平旣下畱濟爾哈朗等鎮守 駕還瀋陽期以秋後復往乃命阿敏等往代鎮守阿敏言欲與吾弟濟爾哈朗同駐 上曰彼駐守日久勞苦可念宜令之還瀕行貝和齊薩哈爾察兩叔往送之阿敏言 皇考在時嘗命吾弟與吾同行今 上乃不令吾弟同行吾

必畱彼同駐若彼不從以箭射之兩叔曰爾謬矣何爲出此言阿敏攘臂言曰吾自殺吾弟將奈吾何此其十也阿敏入永平時諸貝勒率滿漢官來迎張一蓋阿敏怒云滿漢參將尙用二蓋我乃大貝勒何止張一蓋乎遂策馬棄蓋入城夫御駕行時止張一蓋且有不張蓋不警蹕之時而彼妄自尊大此其十一也及至永平深恨城中漢人又不悅上撫恤降民言吾征朝鮮克安州城中人民釋而不殺不過令其國人聞之爲攻取王京之聲譽耳今攻明北京旣不克而回及攻克永平何故亦不殺其人民耶又向眾兵言我旣來此豈令爾等不飽欲而歸乎譽己訕上此其十二也彼往略地有榛子鎮降民之財物盡令眾兵攜取又驅漢人至永平分給八家爲奴我國之法不惟歸順者不擾卽攻取之永平何嘗有犯秋毫今故意擾亂漢人隳壞基業使不仁之名揚於

天下此其十三也鎮守永平諸貝勒還時城中官員俱有憂色言諸貝勒既去我等皆願同往何故復畱於此恐去後此新來鎮守貝勒我等性命必難免矣及達爾漢額駙還竟不道及義理之言但出怨言相告云聞上欲議我罪夫阿濟格殺傷別旗人尙未坐罪莽古爾泰屢有罪亦未坐罪我若有過愆止可密諭況爲上盡力有何罪乎離閒眾人不憂國事此其十四也阿敏鎮守永平時遣人往喀喇沁部求婚喀喇沁以無女爲辭復遣人往云前此進上與諸貝勒何以有女今於我獨無何也強脅喀喇沁取其二女先時納喀喇沁之女因彼以禮來獻故上與莽古爾泰各納其一豈遣使逼迫之耶此其十五也明兵圍灤州閱三晝夜彼擁兵坐守聽其城陷兵敗既不親援又不發重兵止遣一二百人前往徒令死於敵人之手是其心竟欲城破兵盡而不肯救耳

若係彼鑲藍旗兵必出力援之矣意謂三旗精兵既盡止率本旗兵回故當灤州失守我兵敗歸既不往迎復不待後軍之至遂令回兵碩託貝勒眾大臣諫曰何故因失一城而驟棄天所與之三城並上所撫養之人民殺之而去乎彼不從其言將永平遷安官民盡行屠戮以財帛牲畜人口爲重悉載以歸以我兵爲輕竟置不顧但與其子洪可泰及部下阿爾代扈什布席林額孟格德爾得黑等私相定議當太祖在時凡有所謀必與貝勒大臣共議今彼止與猥鄙之子洪可泰私議之彼洪可泰儻有志略太祖必早舉而用之豈至今始成人乎又何時曾與會議之列耶今未見敵人未發一矢畱戍精兵不遣往援故欲毀壞基業四城之地一旦棄之撫養官民一旦殺之故令我軍傷殘此其十六也眾議皆云當誅上不忍加誅免死幽禁奪所屬人口奴僕財物牲

畜及洪可泰所屬人口奴僕牲畜俱給濟爾哈朗止給阿敏莊六所園二所並其子之乳父母等二十人羊五百乳牛及食用牛二十頭給洪可泰莊二所園一所滿洲蒙古漢人共二十名馬二十匹以碩託不力行勸止革貝勒爵奪所屬人口給其兄岳託止給在外一牛泉人及食口糧牛泉下奴僕其餘器物免籍沒令隨其兄行湯古代出城時不於期約之地相待乃棄兩旗軍前來以致軍行失道陷敵者眾罪應處死免死革職奪所屬人口籍其家布爾吉坐不諫湯古代革職奪所屬人口總兵官那木秦坐敵攻本旗汎地不率兩旗擊敵兵及至永平不能全軍以歸且不力勸阿敏罪應處死免死革職籍其家巴布泰使敵兵竟徧城下不能如圖爾格拒敵及明兵薄城復不能率兵出擊革職追奪賜物圖爾格力拒敵人不使徧城下且出城擊走敵兵師旋復能殿後但不

能力勸阿敏削一等總兵官職解固山額真任雍舜當阿敏欲歸
不能力勸且與阿敏商議以致阿敏惟聽其言不從眾大臣之諫
罪應處死免死革職解固山額真任奪所屬人口備禦松俄圖避
敵不戰及出城遇敵輒敗走罪應處死免死革職籍其家鞭一百
爲奴遊擊恩特微受礮傷臥病擅離汛地以致敵兵前進陷
城罪應處死免死革職籍其家鞭一百爲奴愛木布路倡先奔永
平罪應處死免死籍其家鞭一百並妻爲奴參將布山諸事不自
引咎牽連諸將且出城時不收集本甲喇兵遁歸革職追奪賜物
備禦黑勒不收集本甲喇兵遁歸革職追奪賜物備禦倪馬察失
期先逃途遇伏兵我兵損傷甚眾革職追奪賜物備禦卽什攻城
中傷規避難伍致城遂陷及出遇敵伏復大損我兵革職追奪賜
物鞭四十五德爾得黑原非議事大臣妄勸貝勒班師鞭五十釋

之丙寅先是阿敏屠永平官民以其妻子分給士卒上曰彼已屠朕所養官民復奴其妻子耶命編爲民戶以房舍衣食給之○秋七月戊戌朝鮮貢秋季方物

九月戊戌集貝勒大臣諭曰爾將士之意必謂干戈未息厲兵秣馬無有已時不知敵國仇怨必當征伐我雖欲靜敵豈肯聽之且盛暑嚴寒朕同諸貝勒等親歷行閒豈所樂爲亦出於不得已也凡營兵備禦以上總兵官以下各宜盡心爲國竭力從事至牛彘下壯丁原係均分何以卒有眾寡馬有羸耗皆由牛彘額眞賢否不同耳爾等其各盡心乃事儻蒙天佑獲濟大事爾時各務本業衣食饒足共樂太平豈不休哉

冬十月辛酉諭曰時值編審壯丁凡老弱及年已近壯之幼口近瀋陽者赴瀋陽勘驗近東京者赴鞍山勘驗或有隱匿壯丁者將

壯丁入官本主及牛彖額真撥什庫罰土黑勒威勒知情隱匿者每丁罰銀五兩仍罰土黑勒威勒凡貝勒包衣牛彖或係置買人口及新成丁者准與增入毋得以在外牛彖下人入之丙寅年九月初一日以後有編入者退還原牛彖凡貝勒家每牛彖止許四人供役溢額者察出啟知貝勒退還如貝勒不從卽赴告法司若不赴告或本人告發或旁人舉首將所隱壯丁入官與貝勒固山額真俱坐以應得之罪

十一月己卯 上出獵○甲午 上還宮初至札木谷行獵從臣譚泰阿哈尼堪躡追射中之麇持獻 上曰此非朕所射也朕嘗禁人強取人物而復自強取乎令給原射之人又一日獲一麇諸臣審驗以爲 上所射 上亦以爲非命仍給射者時節候嚴寒隨獵之人俱畏寒垂帽護面及耳 上御窄帽手不入袖控縱馳

射若不知寒漢人蒙古官員皆稱異莽古爾泰之僕奪廝卒所射
鹿豕歸貝勒 上聞之歎曰凡出兵行獵不至錯亂庶大事可成
如此奪取彼隨役之人身困馬疲何所得耶若此妄行下人何以
爲生莽古爾泰遂以鹿還本主以野猪獻 上 上曰朕何用此
物爲非從肉起見也凡事勿以爲小恐積小成大耳還之○那堪
泰部虎爾噶率家屬來歸○阿魯四子部諸貝勒來歸命諸貝勒
出迎 御殿受朝大宴之○壬寅阿魯伊蘇忒部貝勒爲察哈爾
所敗聞 上善養人隨我國使臣察漢喇嘛來歸畱所部於西拉
木輪河先來朝見命諸貝勒出迎 御殿受朝大宴之

十二月壬子 上獵於積墩○丁卯 上還宮是獵也大貝勒代
善部下蒙古猛克射鷹誤中 御衣代善大驚泣欲射殺猛克
上曰此誤射耳鞭一百釋之○戊辰科爾沁貝勒圖美衛徵來朝

東華錄

天聰六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瀚蕃恭校

天聰五年辛未

明崇禎四年

春正月庚辰諭曰前以阿巴圖巴圖魯巴

布祜奇唐古爾絕嗣散其家產大非所宜嗣後已故功臣無後者
家產准給其妻自贍○壬午諭曰遣往蒙古使臣許於所遣有事
之國取給馬匹口糧毋得藉稱欽差擅擾無事之國以後造牌爲
驗佩牌者應付馬匹口糧無牌需索者不許應付仍執之以來○
造紅衣大礮成鐫曰天祐助威大將軍造礮自此始○乙未諭額
駙佟養性曰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付爾總理各官悉聽爾節制
勿徇情面分別賢否以聞爾當殫厥忠忱節善黜惡恤兵撫民勿
私庇親戚故舊陵轢疏遠仇讐昔廉頗藺相如一將一相以爭班

位幾成嫌釁幸相如重視國事不念私讐是以令名垂於千祀願爾效之又諭諸漢官曰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悉命修養性額駙總理爾眾官不得違其節制如有勢豪嫉妬藐視不遵者非僅藐視養性是輕國體而玩法令也必罹禍譴如能恪遵約束不違節制先公後私爲國效力則令名亦共揚於後世矣○己亥 上幸文館入庫爾纏直房間所修何書對曰記注 上所行事 上曰如此朕不宜觀又覽達海所譯武經見投醪飲河事曰觀古史所載將帥必體恤士卒如額駙顧三台與敵交鋒士卒有戰死者嘗以繩繫其足曳歸主將若此何以得士卒之死力乎○庚子朝鮮使臣朴蘭英貢春季方物悉卻之仍以鞍馬銀兩貂皮賞使臣及通事從人 上命英俄爾岱等以賜朝鮮國王人淺送至館舍蘭英辭曰旣不納敝國貢物何敢受貴國所遺英俄爾岱等曰不納

爾之貢物者以爾等違背盟言漸減舊額故也蘭英曰爾以我國貢物爲減貴國賜物不亦減乎英俄爾岱曰若兩國和好交相餽送則爾言誠然爾無故助明以兵侵我天不爾佑致爾喪師爾各官暨爾蘭英皆被生擒及我舉兵往征爾國王棄其城郭人民竄入海島我國復從寬大返所得城池土地並前陣獲各官及爾蘭英皆縱還豈爾之力能生還耶抑潛身逃歸耶爾等以保全性命復還疆土之恩納貢於我奈何與我爲較量之語耶蘭英乃自咎失辭 上聞之畱蘭英子並偕來李必章不遣○壬寅遣阿朱戶董納密齋書偕朴蘭英往書曰來獻禮物漸減我非以貨財爲言意爾敬意漸衰得毋謂明強我弱乎明與我交戰事其逾久者今姑勿論卽如己巳年我統大軍入明取其城池招撫安定後因二貝勒阿敏不樂成功擅自撤兵而退爾國人之在燕京者皆知之

爾時明人曾敢有抗拒我軍者否二貝勒出邊時隨行軍士失道被殺約計壯弱凡二百人明人復將薙髮降我之漢人割取其首冒稱滿洲以斬獲三千一百五十八級誑主冒功旣誑其主又何難誑爾國耶王或聽其欺誑之言以爲明強我弱將俟我兵入明之後侵我疆圉乎吾亦計及於此豈不量力籌畫而行耶昔吾征爾國時明蒙古及爾國三路拒敵我猶整暇自若今察哈爾遠避於黃河上流矣去年秋元太祖弟哈薩爾後裔舉所部來歸喀喇沁汗率所部及明沿邊駐牧三衛人亦皆降服爾若欲助明侵我不必自勞心力止調遣蒙古十萬人直趨爾國爾惟有遁逃海島而已昔爾朝鮮在金時降而復叛者二次元時降而復叛者五六次叛則征征則降徒苦國人未見其利也今猶不改故轍能避禍而趨利乎我已誓諸 天地斷不先自渝盟豈惟與爾舊好之

邦卽明與我夙爲仇敵尙欲和好以享太平但中無介紹故至此耳王勿聽偏向明國諸臣之言一心視我明與我國之事不待久遠自有 天定去歲爾涑川守臣李萬來安州謀殺我使臣欲入城者三次有安州守臣諫曰何爲出此短計王不知而我輩妄行幸而得利則善萬一失利卽嬰禍亦不能保首領矣力阻之始還聞此事王實不知乃伊等私欲加害謂兩國和好若敗紛亂之際知誰爲主故發此端耳我旣聞是言不忍默默也

二月庚申諭邊臣曰舊定軍律瞭見邊外敵兵卽舉一燧敵兵抵邊若百人者懸一席鳴一礮二三百人者懸二席鳴二礮五百人者懸三席鳴三礮千人者懸五席鳴五礮萬餘人則懸七席礮不絕聲絡繹來報我國人步行逃至二三十人者可沿途傳報逃止四五人者許管墩臺官率兵追之逃去蹤迹不許容隱卽報於

該管將領如隱匿不報鞭一百若乘馬逃走者所逃出地方臺軍舉燧勿絕惟沿邊墩臺不必舉燧其沿路傳報臺軍俱令舉燧絡繹速傳仍登記所報時刻遲誤者鞭一百若兩臺相距遼遠滿漢臺軍速行傳報諭副將石廷柱曰烽臺事務因未行嚴飭故數年以來一切傳報稽遲爾諸將如仍怠玩不謹一體坐罪須曉諭守臺代子章京滿漢人等申飭之後臺軍遲誤軍機者以奸細論仍以所論鈔錄頒發各臺使官軍晝夜記誦其火藥藥綫旗席俱宜全備若缺一不備卽坐以誤國重罪○甲戌征瓦爾喀大臣孟阿圖奏獲男女二千餘人護皮張甚多

三月乙亥朔鑲藍旗固山額真額駙顧三台坐不能鈴束士卒不諳事務解任以太祖弟子篇古爲固山額真○上爲書三函遣榜式等齎送兩大貝勒議政十貝勒八大臣致兩大貝勒書曰

兄等與眾定策推戴眇躬數年以來無日不兢兢業業

前業下協民情頃聞國人或有怨言必刑獄不得其平歟抑賞功有所偏私歟或荒於逸樂黷於財貨歟其咎在予予弗自知賴旁觀者明告之夫此大業非予眇躬所自致乃 皇考艱難締造以畱貽者當祇承罔墜則 皇考神靈欣慰 上天亦加眷佑儻有隕越則 皇考神靈恫怨 上天亦加譴責矣古人有言同舟共濟濟則均享其福不濟則均受其害我兩兄勿以責任在予而或面從予有失宜卽直言若言不見納方可棄予而不言今六年以來未聞諸兄一言獻納予何由而知國家政令有當更改者卽議更改務期至當俾臣民遵守焉又諭十貝勒書曰 皇考神靈天縱收服諸國以貽後人諸弟姪擁戴朕躬嗣登君位六年以來未嘗一言規朕之過豈以朕爲不可與言者乎嗣後凡有所見卽宜

直言朕之過愆以及百姓之疾苦一一直陳無有所隱又諭八大臣書曰爾等由眾人中擢居要職與諸貝勒共議國政原欲爾等規諫朕與諸貝勒過失於國計民生有所裨益今聞國人以讞獄不平滋怨是政治有關失也朕未能親接國人而徧詢之惟藉爾等人告乃逡巡緘默若恐言未必從且因之獲咎試思前此以諫諍之故而罷斥者爲誰譴責者爲誰若朕之虛懷聽納爾固其見矣況上天垂佑正在此時不及時敷奏見之施行朕將奚賴焉各宜以公忠體國之心不忘匡救凡朕躬及政治闕失其悉心陳論焉於是貝勒諸臣各以意對上多採納之○丁亥上閱新編漢兵出帑金大賚之○庚寅攻永平遵化城先登之巴圖魯薩木哈圖張古里卦爾察尼堪布爾吉胡申布路達蘭察巴海多禮善賴朱戶等猛士以家貧無應役之人具奏命自城工大役外一

應差徭俱免之○甲午征瓦爾喀孟阿圖等凱旋初孟阿圖以罪

削職至是擢遊擊○甲午先是叛將劉興祚弟興治收集逃亡滿

人恃其強力殺副將陳繼新等

案通鑑輯覽作陳繼盛引見前

遂據南海皮島周

圍小島皆爲所併後數遣使求降興治母及妻子並其兄弟等妻

子及陣獲弟興賢向加囚禁

上命去其械繫令人看守恩養加

厚又送興治妻至皮島興治猶豫不決復煽惑島中漢人與在島

滿洲相攻滿洲人力戰殺興治及其兄興亮挈所餘男婦三百八

十餘人乘船至朝鮮國登岸上聞報諭前往朝鮮使臣英俄爾

岱等收撫之朝鮮國麒麟寨人方以烏槍戮殺欲執送明國英俄

爾岱等遣人迎歸瀋陽於是誅興祚興治興亮興沛興邦之子及

興賢等沒其婦女爲奴上以興祚母年老諸子不孝非母之罪

免死贍養之○丁酉奉使朝鮮阿朱戶董納密還偕朝鮮使臣魏

廷采來貢春季方物○戊戌 上以征察哈爾調蒙古諸部長各率兵來會親率師至三窪駐蹕命貝勒濟爾哈朗帥左翼岳託帥右翼先行

夏四月丙午 上遣十六人追還前發大兵諭曰土謝圖額駙來會以蒙古兵未能俱集馬匹皆不堪用諄諄勸諫所言良是爾等可卽還師今秋征明至來春再征察哈爾 上集蒙古諸貝勒頒示行軍弭盜律令設宴甫畢忽一雄雉飛至 御幄旁 上坐而發矢中之墮諸貝勒皆以爲瑞云○辛酉 上還瀋陽○己巳 上與兩大貝勒及眾福金諸皇子踏青郊原

五月辛巳 上還宮○庚子命總兵官冷格里喀克篤禮征南海島諭曰爾等率兵當加意統理勿得懈怠朝鮮爲交好之國秋毫不可有犯至於招降島中漢人爾等勿與其事可令副將石廷柱

高鴻中遊擊佟三李思忠等往如不降則向朝鮮索舟攻取儻朝鮮不與船隻可令阿朱戶馬福塔往諭○辛丑遣滿達爾漢董納密送前所畱朝鮮使人歸國因遺李侖書曰自吾兩國和好以來之事已悉前書無容復贅去年劉興治兄弟欲率愚眾歸我若爾不濟以糗糧彼將何所恃以稽畱此與向者助兵於明何異後監市官英俄爾岱遣人覘爾容畱明人登岸虛實爾果以龍川鐵山之地給之耕種我往覘之人因生擒四人而還爾前云我地歸我我自守之豈有容明人登岸之理我因爾此言遂以所得土地人民盡歸於爾旋即班師而爾乃盡背前言耶今我將遣兵往征南海諸島爾當以船助我若不與船可還我所得義州鐵山之地以便駐兵拒守爾既尊明人爲父濟之以糧我於爾有恩亦可以糧助我贍養我戍兵此次出兵一以招撫無依之島民一以察爾國

之真僞我兵素不諳操舟爾國人操舟更勝於明宜與堅大戰船每船各撥給善操舟之人如此則前鋒可釋爾助明人奚啻百次已皆瀝血輸誠矣今止助我一次亦不可不輸誠也滿達爾漢董納密至朝鮮都城候三日不見且使人守其館門滿達爾漢董納密曰我等至此已久不令我見爾王我等今過歸矣於是佩弓矢奪門而出王之近侍追及固勸之回入見倥倥曰明國猶吾父也撫我二百餘年今征吾父之國豈可相助以船船殆不可借也譬如他國有與貴國爲難者亦有此借船之舉貴國以爲何如卒不與滿達爾漢董納密遂還

六月丁未 上率羣臣漁於河之上游辛亥漁至撫順界有二人縱馬食禾 上見之命各竄一耳以徇○辛酉大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瑪卒年二十四 上與代善暨已未出痘諸貝勒恐染時

氣皆未臨喪 上從避痘所欲往慰代善代善聞之再三遣人請
止曰 聖躬猶未出痘不宜來蒙 上溫慰我安敢不從無煩
車駕親臨也 上曰死生在天何關於此朕不可不往遂命駕代
善候於十里外 上至見兩人掖代善立候 上不勝傷悼嗚咽
流涕代善勸曰請勿過哀我業已止慟矣但惜其未效力於 上
俾展忠孝之忱耳人誰無死死亦常數也 上曰兄言良是 皇
考收服諸國勦立基業以遺我輩今漢人蒙古朝鮮四境徧處皆
與我不協且何國不受討於我天下之人孰不欲圖我者吾輩且
止傷悼勉強國政天道甚微初不令人測識而人之奄逝者已屢
屢矣試觀吾族中所生育者今能俱存否宜念 皇考威名以圖
後效逝者已矣姑勿置懷可也於是親以金卮注酒飲代善者二
復勸之食且手擘二瓜食之 上仍還避痘所○癸亥定功臣襲

職例凡他國貝勒當本國無事時傾心向化而歸者子孫世襲罔替身迫禍患不得已而來歸者陣亡准襲五次病故准襲三次凡將士臨陣率先功多及攻克城池功大者各照原爵職世襲罔替惟有罪另行酌定告發反叛及亂國大罪者量授爵職准襲六次自他國子身來歸當本國無事時者陣亡准襲四次病故准襲二次迫於禍患而來歸者陣亡准襲二次病故准襲一次無職之人值危急時率先戰死或首先登城死者量授以職准襲二次擒獲奸細授職者陣亡准襲一次病故不准襲○戊辰征南嶼總兵官冷格里喀克篤禮奏我兵因朝鮮不與船於二十六日還擒明人訊之言黃總兵葉龍率兵五千於五月五日自內地來嶼中矣我兵獲小船察哈喇率兵監守明兵來犯穆世屯及二卒陣亡我兵奮擊敗之沈其小船三明兵溺死者半

秋七月甲戌黑龍江虎爾哈部四頭目來朝貢○冷格里喀克篤
禮師旋○庚辰 上集貝勒大臣議定官制設立六部命多爾袞
管吏部事圖爾格爲承政滿朱習禮爲蒙古承政李延庚爲漢承
政索尼爲啟心郎德格類管戶部事英俄爾岱覺羅薩璧翰爲承
政巴思翰爲蒙古承政吳守進爲漢承政布丹爲啟心郎薩哈廉
管禮部事巴都禮吉孫爲承政布顏代爲蒙古承政金玉和爲漢
承政祁充格爲啟心郎岳託管兵部事那木泰葉克舒爲承政蘇
納爲蒙古承政金礪爲漢承政穆成格爲啟心郎濟爾哈朗管刑
部事車爾格索海爲承政高鴻中孟喬芳爲漢承政多爾濟爲蒙
古承政額爾克圖爲啟心郎阿巴泰管工部事孟阿圖康喀賴爲
承政祝世蔭爲漢承政囊努克爲蒙古承政苗碩渾爲滿洲啟心
郎羅繡錦馬鳴佩爲漢啟心郎各部承政之下皆設參政八員惟

工部滿洲入員蒙古二員漢二員辦事筆帖式各酌量事務繁簡補授文臣賜號榜式者許仍舊稱餘稱筆帖式○諭曰國家立法不遺貴戚斟酌罰鍰以示懲儆凡諸貝勒審理枉斷人死罪者罰銀六百兩枉斷人杖罪贖罪及不奉 諭旨私遣人與外國交易或怠忽職業或擅取民間財物馬匹或將本旗女子不行報部短價收納在家者均罰銀二百兩又諭曰聽訟務持其平獄貴得其實爾諸臣審理訟獄於兩造所陳當速集見證鞫問庶有實據若遲緩取供聽彼潛相屬託支飾避罪則審斷安得公平自今以後不先取見證口供致事有冤抑者卽按事之大小坐罪審事官○諭曰向日官員獲罪不論應贖與否概行削職甚非所宜嗣後各官有功者或宜超擢或宜敘遷量功定議犯罪者或宜削職或宜降級亦量罪處分○辛巳集貝勒大臣諭曰朕嗣位以來所用

皇考時舊臣其行事朕所熟悉近見新進少年諸臣每至朕前言動舉止專事修飾未足憑也宜勤慎職業各殫忠誠又諭曰爾諸貝勒大臣見朕有過卽當極諫人孰能無過如議論國事時誇詡鷹犬旁近戲言豈非過乎過貴能改諱之奚爲爾等當反求己過以規朕之過則善矣○甲申開雷虎爾哈部四頭目來朝貢○庚寅集諸貝勒大臣議嗣後出征每固山額真下兩翼各設梅勒額真一每甲喇各設甲喇額真一其隨營紅衣礮大將軍礮四十位及拽車牛羸令總兵官修養性管理○癸巳定小事賞罰例令各牛羖額真審理大者送部○上聞明總兵祖大壽何可剛副將十四員率山海關外入城兵修築大凌河城

謹案通鑑輯覽遼東巡撫邱禾嘉議

築廣甯義州右屯三城係承宗謂廣甯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遂以七月興工

晝夜催督親統

大兵征之檄蒙古貝勒率兵來會○戊戌諭諸臣曰古來用兵征

伐有道者蒙天佑無道者被天譴自恃其力恣行殺奪未有不敗者也克盡其道力行仁義未有不興者也是以天運循環但易其君不易其民若天意所與者卽其民也今日天心所向豈能豫知朕惟仗義而行而已爾諸臣申明法紀訓諭士卒力行正事無作奸邪俘獲之人勿離散其夫妻父子勿裸取其衣服爾諸臣及士卒各宜戒之○己亥 上率大軍西發以貝勒杜度薩哈廉豪格畱守庚子渡遼河集諸將諭曰瀋陽遼東之地久蒙 天賜今不事征討坐視明國開拓疆土修建城郭繕治甲兵使得完備我等豈能安處耶朕是以不惜財帛通市朝鮮所得貨物盡與蒙古易其馬匹興師征討此行儻荷 天佑克奏膚功凡俘獲之人勿離散其父子夫婦勿裸取其衣服當加意拊循以副朕戡亂甯人之意朕今不自暇逸躬率大軍前往或彼因困而來降或 天垂佑

而致勝則休兵解甲自有其時自征明國以來攻城野戰所向必克然我常有懼心蓋彼雖不長於騎射而戰陣時曉習法律故也昔金伐宋遇宋將宗澤十三戰金兵皆敗隨有宋將率兵欲戰城守將沮之曰當此六月酷暑揮扇乘涼尙不能堪豈能擐甲而戰乎諸兵聞之皆無關志其城竟爲金所得由一言之失也爲將帥者必體恤士卒乃使士卒樂爲所用又必嚴切誠諭使勿陷於罪戾我兵統計雖眾若各就所屬遞相誠諭不難徧及惟在申明法令撫馭得宜則人人競奮建立功名豈不美乎

八月壬寅朔大軍次舊遼陽河蒙古貝勒各率兵來會大宴之癸卯集蒙古貝勒申前令禁擅殺掠分兩路竝進諭貝勒德格類岳託阿濟格曰爾等率兵二萬由義州進發屯於錦州大凌河之間朕將兵由白土場趨廣甯大道約初六日會於大凌河丁未兩路

兵俱抵大凌河於城南獲漢人訊之言築大凌河城已半月城牆已完雉堞完其半總兵祖大壽及副將八員參將二十員馬兵七千夫役商賈約萬餘人在焉於是以是夜進圍其城戊申 上令曰攻城恐士卒被傷不若掘壕築牆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則與戰外援若至我則迎擊正黃旗固山額真冷格里圍北面之西鑲黃旗固山額真額駙達爾漢圍北面之東阿巴泰在後策應正藍旗固山額真覺羅塞勒圖正南面莽古爾泰德格類在後策應鑲藍旗固山額真宗室篇古圍南面之西濟爾哈朗在後策應蒙古固山額真吳內格圍南面之東正白旗固山額真伊爾登圍東面之北多鐸在後策應鑲白旗固山額真伊爾登圍東面之南多爾袞在後策應正紅旗固山額真額駙和碩圖圍西面之北代善在後策應蒙古固山額真鄂本兒圍正西面鑲紅旗固山額真葉臣

圍西面之南岳託在後策應蒙古貝勒各率所部兵圍其隙處額駙修養性率所部漢兵載紅衣礮跨錦州大道而營諸將各固守汎地勿縱一人出城於是諸將分赴汎地環城掘壕深闊各丈許壕外築牆高丈許牆上加以垛口距牆內五丈餘地又環掘壕闊五尺深七尺五寸壕上鋪秫秸覆以土營外亦掘壕深闊各五尺許上坐城南山岡見百餘騎出城逐我採薪者上令侍衛率護軍擊之擒其都司王延祚辛亥明馬步兵約五百出城額駙達爾漢擊敗之追至城壕而還遊擊范文程招降城西一臺內生員一男子七十二婦女十七口卽付文程養之總兵官馬光遠招降城南一臺內百總一男子五十婦女四卽付光遠養之明人有出城刈禾者布顏圖率兵追之斬三十人莽古爾泰德格類下擺身喇兵斬十八人濟爾哈朗下擺身喇兵斬十五人王子上命繫

書於矢射入城中招蒙古出降書曰滿洲蒙古原係一國明人異國也爾等爲異國如此效死予甚惜之爾等之意恐既降復殺故不相信耶予不惟不殺爾蒙古卽明人爲我敵國其臨陣被殺者則有之來降者皆養之天下人焉有盡殺之理惟善養人則人皆歸附予之善養與否爾輩甯不聞乎 上謂總兵官麻登雲黑雲龍曰朕陣獲爾等加以贍養每念安得恢闢疆土令爾等管理民社以收養人之效登雲對曰臣等以應誅之身已蒙寬宥每思仰荷 皇恩何由圖報今 上舉大兵儻荷 天佑得如所願界臣等以民社臣等當竭力圖報 上曰明人善射精兵盡在此城他處無有也其山海以內兵之強弱朕所素悉登雲對曰此城內兵猶槍之有鋒鋒挫柄存亦復何濟癸丑 上諭護軍帥揚善鞏阿岱蘇達喇等可立壕邊遇敵人過壕卽接戰圖賴南褚哈克薩哈

等立兩旗之間遇敵人逐我樵採者卽殺入明兵出城誘戰圖賴
先入達爾漢率本旗兵繼之四面軍士見其前進亦各進戰兩藍
旗兵徑抵城壕舍騎步戰偪敵入壕壕岸敵兵與城上兵礮矢齊
發兩藍旗兵乃退副將孟坦原任副將屯布祿備禦多貝弋里及
士卒十人俱陣歿敵兵爲我兵追殺墮壕死者百餘人獲馬三十
時多爾袞亦率兵攻入 上怒曰圖賴輕進眾軍隨入朕弟亦衝
鋒而入儻有不測將礮爾等食之敵兵如狐處穴中更將安往朕
之兵乃 天所授 皇考所遺寶欲善用之勿使勞苦耳孟坦我
舊臣死非其地豈不可惜聞圖賴被創誠諸臣不許往視揚古利
偕鞏阿岱往視 上責之曰圖賴違命輕進奈何往視彼卽死亦
無往視之理凡動不以義或死或傷俱無庸往視若朕委之以事
者死則哭之傷則存問此乃爲上恤下之道也又遣國舅阿什達

爾漢宗室錫翰往責多爾袞吳拜準塔曰定例遇敵時諸貝勒不動諸將率兵追之方貝勒進戰爾等何不勸止乃與之同進若非用兵之際卽當逮問姑俟後議罪是日城西南隅一臺降甲寅大凌河岸一臺降攻城東一臺克之上出營坐城西山岡莽古爾泰奏曰昨日之戰我旗將領被傷者多我旗擺牙喇兵有隨阿山出哨者有隨達爾漢額駙營者可取還乎上曰朕聞爾所部兵凡有差遣每致違誤莽古爾泰曰我部眾凡有差遣每倍於人何嘗違誤上曰果爾是告者誣矣待朕與爾追究之若告者誣則置告者於法告者實則不聽差遣者亦置於法言畢面赤含怒將乘馬莽古爾泰曰皇上宜從公開諭奈何獨與我爲難我止以皇上之故一切承順乃意猶未釋而欲殺我耶言畢舉佩刀柄前向頻摩視之其同母弟德格類曰爾此舉動大悖遂以拳毆之

莽古爾泰怒詈曰蠢物何得毆我遂抽刃出鞘五寸許德格類推其兄而出代善見之恚甚曰如此悖亂殆不如死 上默然復坐區處事務畢還營憤語眾曰莽古爾泰貝勒幼時 皇考曾與朕一體撫育乎因一無所與故朕推其餘以衣食之遂倚朕爲生後欲希寵於 皇考弑其生母邀功於 皇考 皇考因令附養於德格類貝勒家爾等豈不知耶今莽古爾泰何得犯朕朕思人君雖甚英勇無自誇詡之理朕惟畱心治道撫綏百姓如乘鷲馬謹身自持何期輕視朕至此怒責眾侍衛曰朕恩養爾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爾等奈何不拔刀趨立朕前耶又曰爾等念及 皇考升遐時以爲眼中若見此鬼必當殺之之言乎乃今日覩犯朕何竟默然旁觀朕恩養爾輩無益矣薄暮莽古爾泰率四人止於營外里許遣人奏曰臣以枵腹飲酒四卮對 上狂言竟不自知今

叩首請罪於上。上遣揚古利達爾漢傳諭曰：爾拔刃欲犯朕，復來何爲？時有塞勒昂阿喇者與俱來，並責之曰：爾輩以爾貝勒來，必欲朕兄弟相仇害耶爾等，如強來朕，卽手刃之矣。拒不納乙卯，佟養性部卒攻臺中，礮折足。上遣醫往治，以不能療奏聞。上惻然謂養性及諸臣曰：若此者，爾等當親視醫療。如爾等不能治，何不早奏？朕遣醫治之。昔一良將於行兵處有遺軍膠者，慮不能徧飲，遂投軍膠於河，使士卒共飲其流。士卒遂無不效死。吳起爲將，一卒生疽，起視爲吮之後，其卒感激戰死。此皆爾等所知也。凡士卒有傷，則調治病，則慰問，豈可忽視乎？遣祖大壽書曰：滿洲國。皇帝致書祖大將軍、襲李喇嘛、方吉納等，往來時朕心實欲講和。方擬遣使聞爾等欲修築錦州，我因以書附爾使杜明忠寄爾。言爾等若不罷錦州城工，我卽舉兵以往。及後我旣興師往來。

之使遂絕嗣獲爾偵卒銀住我仍欲講和釋而遣歸爾竟無回報
後我兵至北京諄諄致書欲圖和好爾國君臣惟以宋朝故事爲
鑒亦無一言復我爾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孫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天時人心各有不同爾國不因時制宜惟欲膠柱鼓
瑟可乎朕今厭兵革願太平故更以書往惟將軍裁之如有意和
好可遣銀住復來毋疑我執而殺之也朕執殺此一人於爾所損
幾何於我所益幾何況朕素不食言如爾都司王延祚昨出城時
爲我兵所獲已畱而養之矣丙辰城北一臺降丁巳明兵二千自
松山來前哨阿山勞薩土魯什率兵三百人擊敗之斬百餘人甲
子命阿濟格碩託率兵往錦州松山遮擊明援兵 上親往指示
而還丁卯明錦州副將二員參將遊擊十員率兵六千來攻阿濟
格營時大霧人覲面不相識及敵將至忽有青藍氣自天衝入敵

營霧忽中開如門於是阿濟格碩託列陣進攻頃之霧霽擊敗敵兵追殺至錦州城生擒遊擊一獲馬二百六及甲冑旗纛辛未上幸阿濟格軍以金卮酌酒勞阿濟格碩託等大凌河城內兵突出圍我所得之臺諸將各率兵出營夾攻敵敗遁

九月庚辰克大凌河西一臺丁亥上聞錦州增兵來援親統兵前行遣土魯什勞薩率兵二百往覘之上命眾軍止中途與多鐸率親隨擺牙喇兵二百同往上踵軍後緣山潛行會錦州兵七千出城逐土魯什等至小凌河岸突近上前上甫擐甲兵不滿二百遂渡河直衝入敵不能當潰遁追殺至錦州多偏墮壕內畱後兵俱至敵復出步軍列車盾大礮於城壕外騎兵隨其後距里許而陣上督兵擊敗之斬副將一擒把總一收兵拜天

謹案通鑑輯覽禾嘉與總兵官吳襄宋偉合軍赴援敗還

己丑復遣舊招祖大壽降庚寅

上命僞爲錦州援兵至距城十里放礮不絕廝卒執旗幟向錦州
馳騁揚塵令擺牙喇兵伏山內祖大壽見之率兵至城西南隅攻
我兵所得臺大兵齊出進擊敵敗走伏兵掩至敵奔入城死傷百
餘人自是閉門不出矣乙未明太僕寺卿監軍道張春總兵吳襄
宋緯等率副將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張吉甫滿庫祖大樂王之
敬趙國志劉應國金國臣張邦才于永壽參將姜新祖邦林于應
選穆祿桑阿爾寨海三代王宏化遊擊李正綦塗廓張汝中王廕
祖寬寶勳守備都司備禦千總共百餘員馬步兵四萬餘援大凌
河過小凌河卽掘壕列車盾槍礮整列甚嚴哨卒來報 上率兵
往見敵壁壘嚴整恐傷我眾欲俟彼前進乘隙擊之遂引軍還戊
戌明兵四更起營趨大凌河距城十五里

謹案通鑑輯覽軍次長山山在錦縣東南史所

謂長山哨卒以聞

之敗也上與代善莽古爾泰德格類阿濟格多鐸碩

託率滿蒙漢兵二萬往視之見敵馬步兵合營四面列大小礮及鳥槍我行營兵推戰車近敵營護軍及蒙古兵鱗次列陣敵堅峙不動上率兩翼騎兵直衝敵營發矢射敵敵乃接戰礮槍聲震天地我騎兵縱橫馳突矢下如雨敵不能當遂敗吳襄榮阿爾寨等先奔左翼兵畏敵礮矢未從汛地衝入亦踵右翼兵而進敵兵未盡破仍拒戰佟養性屯敵營東發大礮火箭時有黑雲起風從西來敵乘風縱火勢甚熾將偪我陣天忽雨反風向敵被焚者甚眾我右翼兵衝入張春營敵皆潰遁截殺大半追奔三十餘里上豫遣精銳扼敵歸路先殺其步兵後四向追其騎兵間有脫者伏發悉殲之生擒張春張洪謨楊華徵薛大湖及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備禦千總共三十三員陣斬張吉甫滿庫王之敬其吳襄宋緯祖大樂趙國志劉應國張邦才于永壽金國臣祖邦林于應選

穆祿桑阿爾察海三代祖寬寶勳等俱遁盡獲其駝馬車牛盔甲
器械時被擒各官見 上皆跪拜獨張春不跪 上怒欲射之代
善諫遂置之 上率諸貝勒大臣拜 天行禮率兵還營是夕黑
雲龍單騎遁 上遣達海庫爾纏以珍饌賜張春春曰我死志已
決不食 上所賜 上盛意欲生我我亦知之但忠臣不事二主
我爲君盡忠而求死殺之以成我志 上益有令名矣我崇禎皇
帝聰明止執政大臣奸惡視我等不足比數然我受命而來豈有
軍已覆沒身自求生之理我爲爾擒縱加萬刃亦任爾意惟我心
在腔子裏非爾所能奪也又曰爾國用兵已十五年專事征戰豈
能成事夫四海皆一家之民古之賢主皆養民安國爾不息兵不
養民天下之人畏死從爾者殺不從爾者亦殺雖田野農夫亦欲
持鋤耰而戰矣達海曰我 皇上非好兵也爾明國與我有七大

恨所以興兵昔年致和書六七次竟無一言相報今我皇上猶欲議和且孫閣老邱巡撫見在邊鎮爾復在此汝等皆爾君親近大臣可具疏言講和之事春曰此事彼亦不能我被執非所當言上必殺我始可議和耳固求死與之食不食餓二日至三日上復賜食乃食之後每日三餐上皆親閱以賜庚子宴陣獲各官各賜馬一

十月壬寅吳拜蘇達喇至錦州松山一路捉生擒九人來訊之具言吳總兵金副將桑阿爾寨偕百人遁去餘眾盡爲我兵所殺孫閣老及二王太監從錦州奔關內丁未命陣獲官二十三員各以己意爲招降書遣千總姜桂齋往大凌河遺祖大壽上復以書三函遺祖大壽何可剛張存仁比至不容入城令入關內祖大壽率眾官出城姜桂跪見畢曰我兵三萬來援俱被滿洲大兵截殺

今被擒眾官各修書令我送至大壽賜之食曰爾不必再來我甯死於此城不降也遣之還己酉遣兵載紅衣礮往攻于子章臺自造礮後是役始攜行復遺祖太壽等書曰姜桂還言汝等謂吾殺人不信吾言我國用兵宜殺者殺之宜宥者宥之至遼東人被殺是誠有之然心亦甚悔其未殺者悉加收養自收養之後想逃回爾地者亦少再遼東廣甯官在我國者因我收養之故不待命令自整漢兵設立營伍用礮銃攻戰諒爾亦知之至於永平攻克仍不戮一人因二貝勒阿敏有異志故敗乃事殺戮官民棄已得之地而歸二貝勒坐此幽禁想爾等亦聞之也我之殺蒙古顧特者因其截殺降我之人逃向爾處是以我兵躡其迹追而殺之豈嘗以計誘殺之耶我若無故誅戮良善則如察哈爾汗兄弟敖漢奈曼厄魯特五衛喀爾喀成吉思汗第四王貝勒何以皆率其屬國

歸我亦因我養人之故望風歸附爾今日之役各蒙古貝勒及科爾沁土謝圖汗每部撥兵一百名從征餘俱畱守如心不相信豈肯隨我出師乎卽陣獲蒙古貝勒塔布囊等並爾國麻黑眾官我亦恩養之爾等豈未之聞耶大凌河孤城我豈不能攻取但思山海關以東智勇之士盡在此城或者荷天之佑俾眾將軍助我乎若殺爾等與我何益我願與眾將軍共事故以肝膈之言屢屢相告儻實欲共事可遣人來我當對天地盟誓亦遣人至爾處立盟若旣盟復毀不畏天地乎幸勿遲惑佇俟回音庚戌大凌河有王世龍越城來降言城中絕糧夫役商賈盡死見存者皆食人肉馬斃殆盡王子于于章臺參將王景攜男婦幼小五百七十八牲畜七十來降上賜景貂裘貂帽是壘連攻三日舉紅衣礮擊壞臺身垛口中礮死者五十七人臺內力不能支遂降周圍百

餘臺閭之或逃或降資其糧糗供我一月之費士馬得宿飽遂克大凌河行軍必攜紅衣大將軍礮自此始癸丑翟家堡降甲寅克陳興堡遣陣獲參將姜新往招祖大壽等時大凌河城內糧絕薪盡兵民相食大壽等力竭計窮率眾官出城與新相見隨遣遊擊韓棟與新偕來是晚姜新送棟入城棟目擊軍容及城守嚴密狀白大壽大壽降志始決癸亥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擬葬古爾泰御前持刀罪議革去大貝勒降居諸貝勒之列奪五牛采屬員罰馱盜甲雕鞍馬十匹進上馱盜甲雕鞍馬一匹與代善素鞍馬各一匹與諸貝勒仍罰銀一萬兩入官乙丑祖大壽欲令副將石廷柱往議丙寅韓棟送大壽子可法來質濟爾哈朗岳託俱起立可法欲拜見岳託曰我等前此對壘則爲仇敵今已講和則爲兄弟何拜爲遂行抱見禮遣石廷柱偕庫爾纏龍什甯完我往廷

柱過壕與大壽相見大壽曰今既不能盡忠朝廷報效國家我等惜身命決意歸順然身雖獲生妻子不能相見生亦何益爾等若不回兵欲圖大事當設何策攻取錦州惟爾等圖之儻得錦州吾妻子亦得相見也廷柱還諸貝勒問可法曰汝等死守空城何意答曰天與爾遼東永平兵民若不加屠戮則天下之民所至皆順因屠降民是以遲疑岳託曰殺遼東民乃太祖時事我等亦不勝追悔殺永平兵民乃二貝勒阿敏所爲後論罪幽禁奪其屬員此事與今上無涉我皇上自卽位以來敦行禮義政治一新撫養黎民愛惜士卒想爾等亦聞之矣可法答曰上寬仁愛民亦嘗聞之然我國之人見爾等先年殺戮肝膽俱喪今雖言養人猶不信職此故也語畢辭歸岳託曰今旣講和應以禮相別遂揖可法令乘馬而去大壽義子澤潤又奏上書言不降者乃何

可剛劉天祿祖澤洪三人祖總兵又以其次子在北京爲念今澤潤在內調停大事似有五六分可成上復遣廷柱等往諭曰爾等欲定計取錦州可遣大官來議是晚城內遣棟可法存仁至上又遣廷柱達海等往諭曰我旣招降爾等復攻錦州恐我兵受傷難圖前進爾等降後錦州或以力攻或以計取任爾爲之不然爾坐守城中我仍駐兵困爾等矣丁卯大壽遣其施中軍至言降志已決欲令細作入錦州恐吾弟難測或我親率兵詐作逃走之狀何如戊辰大凌河城內眾官皆與大壽同謀歸降何可剛不從大壽執之令二人掖出城外於我諸將前殺之可剛顏色不變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大壽遂遣副將四員遊擊二員來誓上與諸貝勒對天誓曰明朝總兵官祖大壽副將劉天祿張存仁祖澤洪祖澤潤祖可法曹恭誠韓大勳孫定遼裴國珍陳邦選李雲鄧

長春劉毓英寶承武參將遊擊吳良弼高光輝劉士英盛忠祖澤遠胡宏光祖克勇祖邦武施大勇夏得勝李一忠劉良臣張可範蕭永祚韓棟段學孔張廉吳奉成方一元空應乾陳變武方獻可劉武元楊名世等今率大凌河城內官員兵民歸降凡此歸降官兵如誑誘誅戮及得其戶口之後復離拆其妻子分散其財物牲畜天地降譴奪其紀算歸降官兵若懷欺挾詐或逃或叛天地亦降譴奪其紀算如遵守此盟天地垂佑壽命延長世澤久遠安享太平大壽等誓曰少傅總兵官祖大壽等謹具香帛昭告於上帝神祇大壽率眾築城遇滿洲國兵圍困三月軍餉已盡不得已率眾出降傾心歸汗毫無猜疑歸順以後官軍人民家口俱獲保全若大壽等違心背盟天地鑒之殃及其身死於刀箭之下儻汗以計詐害亦惟汗自知之耳誓畢上遣龍什

詣大壽言取錦州之計大壽云我卽親至 御前商議此事 上
命諸貝勒出迎里許至 御營 上出幄迎大壽欲跪見 上止
之行抱見禮令大壽先入幄大壽謝不敢遂並入命坐於 上左
設饌宴之以金卮酌酒親賜大壽大壽酌酒跪進 上以御服黑
狐帽貂裘及金玲瓏鞵帶段靴雕鞍白馬賜大壽大壽曰蒙 皇
上優待若此我雖至愚豈木石等耶遂定取錦州之策辭入城已
已命阿巴泰德格類多爾袞岳託率梅勒額眞八員官四十員統
兵四千偕祖大壽及所屬兵三百五十名作潰奔狀滿洲兵亦著
漢裝計取錦州漏下二鼓大凌河城內礮聲不絕兵起行會天大
霧覲面不相識兵皆失伍因收兵及明而還

十一月庚午朔 上迎祖大壽於五里外 上與諸貝勒議曰與
其畱大壽不如縱入錦州令其獻城爲上策卽彼叛而不來亦非

我誤遣也彼之一身叛亦聽之若不縱之使歸儻別令人據守錦州甯遠事愈難矣獨攜彼以歸不過隻身耳不如攜其子姪及諸將士以歸厚加恩養再圖進取議定遣人謂大壽曰今令爾至錦州爾以何計入城又以何策成事大壽曰我但云昨夜潰出逃避入山今夜徒步進城彼未有不令入城者錦州軍民俱我所屬但恐爲邱巡撫所覺耳若我兵向我則邱巡撫或擒或殺亦易事也如初二日聞礮則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聞礮則事已成 皇上可以兵來遂以廝卒二十六人偕之行石廷柱庫爾纏送之是晚渡小凌河徒步而去諭大凌河歸降官兵人等薙髮辛未敕軍中米分賜歸順官員先是大凌河築城時兵丁工役商賈人等共三萬餘至是止存一萬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馬三十二匹壬申大凌河歸順官員朝見大宴之仍令陣獲歸順官員較射癸酉大壽

自錦州遣史名顯至言祖總兵傳語副將參將遊擊都司等官我

前日倉卒起行所攜人少客兵甚眾欲從容圖之未及舉事爾諸

將家屬我陰使人贍養後會有期儻有衷言卽遣人來無妨也

謹案

通鑑輯覽大壽入錦州未得間而禾嘉知其納款狀具奏於朝明帝欲羈縻之弗究也有滿洲八人先逃入

城至是斬以徇其自戊午年逃至大凌河蒙古悉收之有兄弟親

戚在敖漢奈曼部者給敖漢奈曼在喀喇沁部者給喀喇沁餘選

其精銳上與諸貝勒收養之又其餘分撥八旗令旗下官及諸

貝勒下並富戶量力收養仍諭收養之人加意愛惜時蒙古共計

一千五百七十名丙子給歸順官兵行糧三百石戊寅大壽遣張

有功齋奏至言心腹人甚少各處客兵甚多巡撫巡按防禦最嚴

是以遲誤上以書報之遂班師毀大凌河城先是陣獲明張春

等三十三員至是止畱張春張洪謨楊華徵辭大湖姜新黃澤及

千總二員餘殺之乙酉 上還瀋陽○丙戌 上曰朕觀副將張

洪謨佳士也佳士當付與賢貝勒養育墨爾根代青善於養人舉

動皆與朕相合故以與之張春不肯剃頭可令與白喇嘛同居三

官廟謹案通鑑輯覽云張春久之乃死諸副將參遊等官每旗分四員祖大壽子

姪各賜房屋以客禮恩養之都司守備等百餘員俱付舊漢官收

養其軍士分別河東河西以河西人歸於八旗舊漢民內以河東

自遼東逃去之人給還原主其餘無主散人俱視應給之處撥給

○聞察哈爾兵侵阿魯蒙古駐牧之西拉木輪命薩哈廉豪格率

兵四百征之丁亥 上親征察哈爾庚寅薩哈廉豪格遣人奏察

哈爾汗率兵至西拉木輪河北岸大掠塞冷阿巴海一營而去癸

巳 上還瀋陽○戊戌 上召集大凌河歸降各官於內廷大宴

之上親以金玉卮酌酒賜副將等官令達海傳諭曰大凌河空

城爾等來守我兵往攻此天作之合也我國雖貧必盡力恩養爾等近因北方蒙古有事會見爾等甚遲勿以我爲忘爾也副將祖可法對曰上親征後蒙畱守諸貝勒及眾官每日款宴不絕且時惠雞鵝等物皆厚恩也遂叩謝上謂諸貝勒曰大凌河官員可入家更番每五日一大宴宴與今日同謹案通鑑輯覽長山之承宗築城起讐是月承宗引疾歸禾嘉亦罷去

閏十一月庚子朔諭曰我國諸貝勒大臣之子令其讀書聞有溺愛不從者不過謂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不知昔我兵之棄濠州四城皆由永平駐守貝勒未嘗學問不通義理之故今我兵圍大凌河四越月人相食竟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杏猶不下豈非讀書明理爲朝廷盡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皆令讀書○上以朝鮮國人每年潛入我

境採菱獵獸屢諭嚴禁不從互市勒價奪取馬匹牲畜隱匿我國論死罪犯背約令明人登岸漸減每年貢物遣庫爾纏等往諭令嗣後貢獻毋違定額從前逃人姑勿察送自後有逃往者務察明送還○庚戌禁國中不得私立寺廟其私爲喇嘛僧及一切巫覡星士左道俱禁之

謹案通鑑輯覽是月明登州遊擊孔有德耿仲明等反

十二月乙亥 上遣八固山額眞往東西所屬屯堡察驗披甲兵丁強弱○壬辰朝鮮貢元旦方物復違約減額○參將甯完我奏臣蒙 皇上出之奴隸登之將列不揣庸愚妄自期許是以初時召對輒薦五人後臣等公奏請設六部餘畱中不下竊見自古設官定職非帝王好爲鋪張煩冗多事誠見夫一念補葺不到弊亂旋生是以期於毫無罅隙而後已後世有天下者雖名目變更而精意良法實不能改易故勅業帝王慮國事無紀綱也而置六部

慮六部有偏私也而置六科慮科臣阿黨君心宜啟沃也而置館
臣慮下情上壅君心受欺蔽也而置通政此數事皆相因相制缺
一不可者 皇上不立言官不過謂我國人人得以進言何必另
立言官又或謂南朝多設言官何竟敗壞至此臣請爲 皇上明
辨之我國自六部既立之後曾見有一人抗顏劾罪者否似此寂
寂無言果國中太平無事耶大抵舉國之內然諾成風浮沈爲俗
以狡猾爲圓活以容隱爲公道以優柔退縮爲雅重學成裝就便
爲大僚卽有一二勁草亦自覺特立孤標之足慮耳我 皇上皇
皇圖治亦何利有此景象也況今日掌局之人豈盡循理方正屬
下既不敢是非官長局外又誰敢輕議權貴是弊竇從茲而開亂
階由此而釀也臣想國中之事 皇上亦時得聞知然此不過猶
古之告密豈是拜奏闕下揚言殿陛興利除害堂堂偉偉之舉動

耶若言官設立人必自斂指名彈劾人亦不怨何也責有所歸仇怨莫避君身尙許指摘他人甯知忌諱苟不至貪汙欺誑任其狂言弗爲禁制此古帝王明目達聰之妙術寧過修省之良法也若論南朝言官壞事獨不思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乎總由伊主藻鑑不明非洪武設法不臧也我國筆帖黑色之稱於漢言爲書房朝廷之上豈有書房之理官生雜處名器弗定更張布置止一矢口之勞皇上何憚而不爲也通政之官不設則叩闕籲天之路塞矣下情上壅而皇上不得知勵精圖治謂何而固如是乎至於服制一節是皇上陶鎔滿漢之第一急事滿洲語言旣同貴賤自別漢官不會滿語嘗被罵詈辱打至傷心墮淚者有之皇上遇漢官每每溫慰懇至而國人反陵轢作踐將何以成一體而招徠遠人耶宜急分辨服制造設腰牌此最簡最易關繫最大者

皇上勿再忽之也若定制設官 皇上難其人何妨兼攝代理但

名目一立各有職司不敢推諉矣念臣等數人實無掀揭之才惟耿介之操忠悃之志至死不變昨年副將高鴻中出管甲喇額真臣曾具疏奏畱今遊擊范文程又補刑曹諒臣亦不得久居文館矣若臣兩三人盡入其中豈復得慷慨激烈侃侃一言乎 上溫

諭曰此本說得是俟以次舉行○丙申先是 上卽位凡朝會行

禮代善莽古爾泰並隨 上南面坐受諸貝勒率大臣朝見不論

旗分惟以年齒爲序禮部參政李伯龍奏朝賀時每有踰越班次

不辨官職大小隨意排列者請酌定儀制諸貝勒因言莽古爾泰

不當與 上並坐 上曰曩與並坐今不與坐恐他國聞之不知

彼過反疑前後互異以可否仍令並坐及李伯龍所奏命代善與

眾共議代善曰我等奉 上居大位又與 上並列而坐甚非此

心所安自今以後 上南面居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於側外國蒙古諸貝勒坐於我等之下方爲允協眾皆曰善並議定行禮奏入 上是之至是諭曰元旦朝賀首八旗諸貝勒行禮次察哈爾喀爾喀諸貝勒行禮次滿洲蒙古漢官率各旗官員行禮官員行禮時先總兵官固山額真次副將次參將遊擊擺牙喇額真侍衛又次備禦各分班序行禮○先是三寔會盟時特木德赫與杜爾麻角觥特木德赫爲杜爾麻所什門都與杜爾麻角觥於殿前杜爾麻爲門都所什 上賜門都名阿爾薩蘭土謝圖布庫杜爾麻名詹布庫特木德赫名巴爾巴圖魯布庫三人皆蒙古人膂力絕倫善角觥門都貌偉胸闊時爲侍衛特木德赫身長七尺杜爾麻貌不踰中人而筋骨實堅強云